

“诗词的女儿”叶嘉莹去世

裸捐3568万元!诗心映世,奉献一生

整理 / 彭敏

11月24日,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传来: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学者、教育家、诗人、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叶嘉莹去世,享年100岁!

叶嘉莹说:“我的忧患总是接连发生的。”

她的一生,如同一部诗史:历经战乱、婚姻不幸、海外飘零、故土难回、亲人离去……

可即便如此,她也从不向“人间怨不平”,甚至捐出自己毕生积蓄3500多万元支持文化研究。

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

1924年,国内军阀混战,风雨飘摇。乱世之中,叶嘉莹出生了。

叶家世代名门,祖父是光绪二十年的进士,父亲于北大英文系毕业后在航空署担任翻译,专门介绍西方的航空理论。

七七事变后,北平沦陷。叶嘉莹的父亲随国民政府迁移,一去8年,音讯断绝。

抗战第四年,叶嘉莹刚考上辅仁大学的国文系不久,就传来母亲去世的噩耗。原来,母亲因腹部肿瘤在天津开刀,之后感染了败血症,在回程的火车上去世了。

那一年,叶嘉莹也不过17岁,她带着两个年幼的弟弟在沦陷区艰难生活,几个月都吃不上一次白米饭。

大学毕业后,叶嘉莹被分配到了一所女中教书。经中学时代的老师介绍,她结识了一位名叫赵仲荪的年轻人。赵仲荪当时不在北京工作,为了追求叶嘉莹,频繁来往于双城之间,因此丢了工作。叶嘉莹因此自责,当对方求婚的时候,便心软答应了下来。其实,她心里并不特别喜欢这个男孩,只是出于善良,便滋生了一份无谓的责任和担当。

婚后,叶嘉莹跟随丈夫来到南京,过了一段虽拮据却也相对稳定的生活。但这份乱世安稳并没有维持多久,随着国民党在内战中节节败退,叶嘉莹随任职海军的丈夫一起移居到了举目无亲的台湾高雄。

女儿4个月大时,白色恐怖席卷而来,赵仲荪一入狱就是3年多。别无他法,她怀抱幼小的女儿寄住在亲友家。

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里有句话:“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。”这句话在叶嘉莹身上,简直是一生命运的注解。

卅载光阴弹指过,未应磨染是初心

寄居他处毕竟不是长久之计,叶嘉莹隐瞒了丈夫的入狱情况,另寻一所学校觅得了教职。

有人说,在台湾,若论古典诗词讲学,叶嘉莹如果认第二,



就没人敢认第一。诗人席慕容曾是叶嘉莹的学生,提到当年老师授课的情景,形容她是“发光体”。

那些年,叶嘉莹先是受聘于台北市立第二女中,后担任台大中文系讲师,继而受邀到淡江大学和辅仁大学兼任讲师。三所学校加在一起,每星期要上六门以上的课。白天晚上连轴转,维持生计之余,也努力成就着自我。

然而,结束工作回到家之后,迎接她的不是嘘寒问暖,而是丈夫的家庭暴力。

原来,赵仲荪出狱后性情大变,没有承担起养家的责任,冲动时还对着叶嘉莹拳打脚踢。

这个看似瘦弱的女子内心里有一股强大的内在能量。她将自己的痛苦封存,全身心投入到古典诗词研究和教学中,那里有她的精神寄托和精神食粮。

1966年,声名在外的叶嘉莹以客座教授的身份被邀请到美

国讲学,在哈佛大学和密歇根州立大学分别教学一年。此间,两个女儿和赵仲荪随其而往。

交换讲学结束后,哈佛要留叶嘉莹任教,但她坚持要回去,因为台湾那边的课程还未完,但早已厌倦台湾生活且对国民政府极为抵触的赵仲荪不愿意回去。

权衡之下,赵仲荪和两个孩子留在了美国,叶嘉莹独自返回台湾教完了剩下的课程。

但等她再回到美国时,签证却被卡住了。多次辗转,最后在加拿大的哥伦比亚大学谋得了一份教职。

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,叶嘉莹大胆尝试将西方文学理论引入到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之中,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之间架起了桥梁,在北美的汉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,世界权威汉学家马汉茂、施吉瑞都是她门下学生。

彼时,赵仲荪和两个女儿在美国,老父亲和她在加拿大,一家五口,全赖她养活,她的心力交瘁可想而知。在哥大教书的第二年,叶嘉莹收到了终身聘书,这在校方是史无前例的。

白昼谈诗夜讲词,诸生与我共成痴

人到暮年,两个女儿都已长大成人。

那一年,她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,途经多伦多探望完大女儿,就转往费城小女儿处。谁知,前脚刚到,后脚就传来了长女

和女婿因车祸同时罹难的噩耗。料理完女儿女婿的后事后,她日日哭泣,写下了十首《哭女诗》。

上世纪70年代,加拿大与中国建交,叶嘉莹马上申请了回国探亲,同时也向教委递交了申请,愿意利用假期时间回国教书。

1979年,叶嘉莹渡重洋回到中国。“白昼谈诗夜讲词,诸生与我共成痴”,每年假期,叶嘉莹频频往返于加拿大和中国,先是在北大,后到南开,及至天津、上海、成都、黑龙江、乌鲁木齐……

一开始,旅费都是她自己承担。后来校方开始负担她的旅费,才从经济舱升到了商务舱。

她从不介意这些,她甚至是在哥大拿着半薪,休假来中国义务讲学,哪怕因此达不到20年教龄,拿不到完整的退休金。

2016年,叶嘉莹荣获了“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终身成就奖”,被公认是在海外传授中国古典文学时间最长、弟子最多、成就最高、影响最大的华裔女学者。

1997年,叶嘉莹捐出10万美元,成立了“驼庵”奖学金,以此纪念恩师顾随先生;2018年,她将北京和天津两处房产出售后的1857万元捐赠给了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;2019年,她又把讲学及版税所得1711万元捐赠给了南开大学……

诗心映世,风范长存。致敬、缅怀叶嘉莹!

小城有大爱! 溆浦“舒妈”:不爱生意爱公益

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 江昌法

“即使有人不理解,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坚持下去。”11月26日,在采访中,舒茜反复说起一句话,声音哽咽,眼神却十分坚定。

2004年,舒茜接手“义陵书社”;2009年,舒茜加入溆浦县志愿者协会……这十多年来,舒茜不仅把书店开成了全县闻名的“爱心书店”,也成为“小城大爱”的公益力量。

边开店边做公益,她开始人生“第二春”

2004年,舒茜接手“义陵书社”。开书店的过程中,她很

固执:不赚卖教辅书的快钱,也从不给学校老师送礼打开销路。加上正版书的利润低,舒茜的书店多次差点开不下去。

2009年,正在开书店的舒茜因一次募捐活动,从此一发不可收地开始了人生“第二春”——“志愿者事业”。

当时,舒茜的一个朋友发生意外躺在床上动弹不得。为了帮助朋友治疗,舒茜发动了亲戚朋友进行募捐。忙碌了半个月,募捐的善款不足1000元。

“我意识到,做公益必须抱团取暖。”于是,舒茜辗转打听,了解到溆浦县志愿者协会会长罗文英在做公益,“我毫不犹豫选择跟她干”。

了解到溆浦县志愿者协会没有办公场地,舒茜就把自己

的书店变成协会的联络和服务点,她也成了志愿者协会的骨干。

2018年,舒茜接到一个求助电话。有一位老人因车祸住院,在治疗期间被人弃在路边。

半个小时后,舒茜赶到了老人身边。此时的老人,身上还插了一个带血的尿袋。舒茜一边帮老人联系救护车,一边帮助老人简单处理伤口,直到陪老人到医院才回家。

在老人治疗的过程中,舒茜四处打听老人的亲人,但一无所获。于是,舒茜在“让爱回家”的寻亲QQ群里,发布了老人的DNA信息。幸运的是,不久之后陕西省汉中市古县的公安部门联系舒茜,最终确定老人是多年前在古县走失的老人。

她帮助的红疮狼斑女孩 高考考了全校第一

2018年,做公益和开书店无法兼顾的她忍痛关掉书店,全职做公益。这一年,舒茜50岁,已经领到了微薄的退休金。

今年21岁的晓月(化名),是舒茜曾经帮助过的一个女孩。

高二那年,红斑狼疮向晓月“扑来”。来到医院后,她的病情愈发严重,不停地呕吐、流鼻血,还陷入了重度昏迷,当地医生也束手无策。

“当时孩子性命垂危,急需血小板。”晓月的血型很罕见,舒茜知道消息后,和罗文英一起找遍了整个溆浦城,都没有找到适配的血小板。

后来,舒茜找到怀化血站求助,最终在怀化血站的血库里

找到了合适的血小板,并紧急送到了晓月所在的医院,“当时我女儿已经住进了ICU,就差十分钟,命就没了。”晓月母亲回忆说,“如果不是舒姐,现在我女儿坟上的草都长好高了。”

出院以后,舒茜一直资助晓月上学。晓月在病床上完成求学,并在2021年的高考中考出了溆浦二中文科第一名的好成绩。

14年来,舒茜先后为57位贫困学生赠送书籍、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,累计金额达十万元,并有十多位资助对象考上了大学。这些孩子,都把舒茜亲切地称为“舒妈”。

“爱人者,人恒爱之。”舒茜用她不间断的善行,温暖了他人,也幸福了自己。